

評 *After Hegel: German Philosophy, 1840-1900*

楊德立*

摘 要

相比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德國哲學，哲學學者與史家一般更注重前半葉的成就。Frederick Beiser 這本著作，正是針對這種情況而寫。他認為十九世紀後半葉被過度簡化和忽略，其實相對於前半葉，後半葉甚至「更重要和哲學上更有趣」，而通過新的敘事和理論重構，該能賦予其應得的重視。為此，作者鑄造了五條不同的歷史線索，包括新「康德主義的興起」、「物質主義的爭論」、「歷史主義的發展」、「現代邏輯的根源」、「悲觀主義的冒起」，讓讀者以不同角度，重新認識這段歷史。他以發掘失落的傳統為己任，對於志同道合的讀者而言，這書當然對味，然而，若要讓讀者公平、恰當地了解當時的思潮，從另一角度而言，書名引來的期望或未盡相符。作者的學術素養無容置疑，本書豐富的資料和清晰的整理，能讓無論是否熟悉該段哲學史的讀者皆耳目一新。若讀者能自行把當中的細節，放到更大的歷史脈絡看，相信會對此書有更正面的評價、獲益更多。

關鍵詞：十九世紀哲學、德國哲學、哲學史、黑格爾、叔本華

* 楊德立，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及人文學院博士生。

投稿：106 年 3 月 6 日；修訂 106 年 8 月 19 日；接受刊登：106 年 9 月 8 日。

A Review of *After Hegel: German Philosophy, 1840-1900*

Tak-Lap Yeung^{*}

Abstract

In contrast with the late 19th century German Philosophy, most historians of philosophy emphasiz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In *After Hegel: German Philosophy, 1840-1900*, Frederick Beiser stands against this academic current and coins five different narratives, including “the rise of neo-Kantianism”, “the materialism controversy”, “the growth of historicism”, “the root of modern logic”, “the rise of pessimism” to allow readers to reengage with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He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livening the so-called “lost traditions”, and of course, for those readers who have similar taste and interest, this book is their cup of tea. However, if we, by the name of the book, anticipate this work to illustrate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mainstream”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from those times, we may be disappointed. From the academic point of view, this book is certainly well written, with rich references an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ed topics. Through Beiser’s reconstruc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ies, the stiff narrative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can be softened and refreshed. If the readers themselves are able to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Humanities,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Germany.

incorporate the details provided by the book into the wider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specific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 reward can be even bigger.

Keywords: 19th century philosophy, German philosophy, history of philosophy, Hegel, Schopenhauer

評 *After Hegel: German Philosophy, 1840-1900*

楊德立

書 名：*After Hegel: German Philosophy, 1840-1900*

作 者：Frederick Beiser（美）

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精裝本 2014、平裝本 2016）

壹、簡介

相比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德國哲學，哲學學者與史家一般更注重前半葉的成就。康德（Kant）《純粹理性批判》（1781）出版後，直至 1806 年黑格爾（Hegel）宣告哲學的「完成」，短短幾十年間，展開了波瀾壯闊的德國觀念論與浪漫主義思潮，迸發出德國哲學的輝煌成就，引來哲學史家垂注，合情合理。近學如 Terry Pinkard 的 *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2002）和 Eckart Förster 的 *Die 25 Jahre der Philosophie: Eine systematische Rekonstruktion*（2012）便是其中佼佼者。

Beiser 這本著作，正是針對這種情況而寫。他認為十九世紀後半葉被過度簡化和忽略，其實相對於前半葉，後半葉甚至「更重要和哲學上更有趣」，（Beiser，2014a：2）而通過新的敘事（narrative）和理論重構，該

能賦予其應得的重視。書名副題定為 1840 至 1900 的德國哲學，理由在於 1840 的德國在政治上和哲學上是一個終結同時也是一個開端。其時，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駕崩、Adolf Trendelenburg 的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和 Herman Lotze 的 *Metaphysik* 出版，與及 Ludwig Feuerbach 於 1843 年出版的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Beiser 認為這些都是黑格爾哲學完結、德國哲學進入關注「物質—人文傳統」（materialist-humanist tradition）新紀元的標記。（Beiser, 2014a: 1）而這 60 年的歷史，作為「偉大的」十九世紀前半葉和「複雜、悲劇的」二十世紀，似乎不應僅被視為一種歷史的「過場」，其中承先啟後的因素，值得重新挖掘。他認為十八世紀後半葉、十九世紀前半葉和二十世紀前半葉，可被為哲學的「正常時期」（normal times），理由在於當時對哲學定義的安立（settle）、認同（agree）和共識（consensus）有較一致的觀點。而相對而言，革命時代則是並無統一意見的時代，據此，他認為十九世紀後半葉可算是「革命時期」（revolutionary times）。（Beiser, 2014a: 3）另一個稱該時代為革命時期的原因，在於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興起，這是對當時具統治地位的數理世界觀的一種反動，特別關注歷史事中的特殊和偶然成份這點，可說是前所未有。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基督教傳統價值崩潰和宗教世俗化（secularization），造就當時進入一個空前的價值失落時代，不同的學說（聖經批判（biblical criticism）、物質主義（materialism）、達爾文主義（Darwinism）等）相繼出現，意圖批判或填補這種價值空虛，成就了並無統一意見的革命時期。（Beiser, 2014a: 4-7）

Beiser 認為這 60 年被忽略的原因，並非因為不夠精彩，而在於兩種經典的哲學史敘事主導了我們的認識。第一種可歸因於 Karl Löwith 之 *Von Hegel zu Nietzsche*，塑造十九世紀成一種對黑格爾主義的革新過程，當中的主要人物為馬克斯（Marx）、尼采（Nietzsche）和齊克果（Kierkegaard），

而這些人物使得馬克斯主義 (Marxism) 和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興起，成為當時的主流思想。(Löwith, 1995) Beiser 認為，Löwith 的敘事大大影響了英語世界對這段歷史的認識，成就了一些指導性的預設 (guiding assumptions)，造成了一種貌似權威的解讀，使得讀者忽略了同時代另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潮，包括：一、新康德主義的興起 (the rise of neo-Kantianism)；二、物質主義的爭論 (the materialism controversy)；三、歷史主義的發展 (the growth of historicism)；四、現代邏輯的根源 (the root of modern logic)；五、悲觀主義的冒起等 (the rise of pessimism)。(Beiser, 2014a : 7-8)

第二種具主導性的哲學史敘事來自黑格爾的哲學史觀。他形容德意志觀念論是從康德開始，經過萊因霍爾德 (Reinhold)、費希特 (Fichte)、謝林 (Schelling)、到他自己的發展過程，而其學說更為觀念論的極致。這種敘事的特性，在於把不同的哲學學說描述成一種線性、具內在關係的辯證發展。Beiser 指出，雖然這只是其中一種描述方式，卻成了一種標準說法 (standard account)、普遍範式 (prevailing paradigm)，原因之一，除了因為當時黑格爾學派的巨大影響力，也因為後來一些具影響力的哲學史家如 Johann Erdmann、Kuno Fischer、Richard Kroner、Frederick Copleston 等人也採納了這種哲學史觀。然而，Beiser 指出這種史觀也有三個重大遺漏 (omission)：一者，這種發展史觀排除了後來的哲學發展，例如後來 Trendelenburg、Lotze、Hartmann 等人，也是承繼了觀念論的精神，並據此反對同代理論競爭者如物質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等，但黑格爾的系統卻容納不了這些後來者；二者，它排擠其他同代的理論競爭者如 Fries、Herbart、Benke，即使他們同樣值得被重視、值得被書寫成獨特的傳統，最後卻成了「失落的傳統」(lost tradition)；三者，就是雖屬同代、進路卻非常不同的叔本華 (Schopenhauer)，雖然也應被視為觀念

論一員，卻在黑格爾和後來觀念論者的敘事裡完全缺席。他被刻意忽略，在於他很難被歸入「標準」的觀念論哲學史敘事。然而，這卻造成非常大的問題，理由是叔本華身後、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他成為影響力最重大的德國哲學家，其學說成為生命哲學傳統的重要基石，影響力甚至遍及文學、音樂、科學界，是以無論哪種歷史學敘事也不應忽視的。(Beiser, 2014a: 9-12)

Beiser 認為，若能打破上述兩種哲學史敘事的襲斷，我們對十九世紀末的德國哲學會非常有不同的圖像。例如我們能設想另一種觀念論的發展史，又或者不再認定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為十九世紀後半的主要思潮。我們可以容納後期觀念論 (late idealism)、歷史主義、物質主義、新康德主義和悲觀主義哲學等不同的思潮，豐富這一段哲學史。更重要的，Beiser 認為我們可以為叔本華平反，不再視他為特立獨行者 (maverick) 而排拒於「標準」的哲學史敘事，重新確立他為當時最具影響力哲學家之地位。(Beiser, 2014a: 12)

貳、主流和非主流論述？

Beiser 要為這 60 年的德國哲學平反，鑄造了五條不同的歷史線索，讓讀者以不同角度，重新認識這段歷史。其研究計劃宏大，突破常規哲學史觀，野心不少。當中每個主題，皆可進而深化成另一本專著，這明顯也在其計劃之中。見此書前後出版的著作，如 *Late German Idealism: Trendelenburg and Lotze* (精裝本 2013、平裝 2016)，*The Genesis of Neo-Kantianism, 1796-1800* (精裝本 2014b、平裝版 2017)，2016 六月出版精裝本的 *Weltschmerz: Pessimism in German Philosophy, 1860-1900*，明顯是根據此書提出五道線索而成，是以讀者可視這本著作為其他著作的綱要或導論。

本書特別之處，在於當中的五道線索並非以學派傳承關係來界定，而是以當時不同的爭議 (controversies) 為綱，串連不同論者立場和意見。這種寫法的好處，在於能容納跨學科和學派的討論。例如達爾文主義對物質主義爭議的影響 (見第二章)，¹生理學家 Du Bois-Reymond 關於自然科學界限的講座所引起的哲學爭論 (見第三章)，史學家 Niebuhr 和 Ranke 對黑格爾史觀的攻擊等 (見第四章)，皆缺席於典型哲學史書寫，而 Beiser 重構出來的五條線索，確能讓研究者對當時豐富且相互交織的議題，能有一個更全面的橫向了解 (當時議題的廣泛覆蓋)。然而，讀者或許會問，從縱向方面 (承先啟後之意義) 考慮，何以只選這五個傳統，而不是其他同樣值得重視的思潮 (例如存在主義、馬克斯主義、尼采的生命哲學等)？這著實需要說明，然而 Beiser 除了在導論中提出，若我們把 Karl Löwith 已經處理過的這些傳統視之為對那段時期「唯一並且最好敘事」(the only and the best narrative)，則我們只能對相關議題有很狹隘的看法。(Beiser, 2014a: 8) 除了這個相對簡單的反對理由，全書並未提出更多有力的理由，論證這些他認為是屬於被忽略的傳統，何以應被多加注視。

何以這些「非主流」的思潮，會被所謂主流的哲學史所忽略？當中有沒有一定理由或標準，作為被納入或剔出某種敘事的原因？Beiser 應作更詳盡和具體的回應，才更能說服讀者重新注視他所提出的線索，否則這書會讓人感覺是一種「另類研究」，而未能達到他本來的目的——讓這些「被遺忘的傳統」重獲其歷史價值。舉例說，Karl Löwith 於 1941 年初版的 *Von Hegel zu Nietzsche*，以哥德和黑格爾為十九世紀之德國精

¹ 本文取「物質主義」而非「唯物主義」或「唯物論」為譯名，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的論者並未完全落入馬克斯式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對立觀念。當中涉及心靈基礎的討論，並不一定是二元論的物質主義，也有論者同意心與物乃不能互相化約的二元基礎。是以我取物質主義和觀念主義 (idealism)，減低語言上預設的對立意涵。

神為判準，開出不同題目如〈公民社會的問題〉、〈工作的問題〉、〈文化作育的問題〉等；²雖然他奉黑格爾史觀為圭臬，確會造成前文提到，被黑格爾史觀主導的結果，但至少他理路明確，有跡可尋。(Löwith, 1995) 又例如 Vittorio Hösle 的近作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也花了一整章討論如何界定「德國哲學」。(Hösle, 2013)³相對而言，Beiser 的說明似未夠充分。

另外，在他引介當時特別有影響力的哲學事件時(如 Du Bois-Reymond 的講座造成的 Ignorabimus Controversy)，⁴讀者自會想知道，何以當時有這樣大的影響力，後來在一般哲學史論述裡卻變得不見經傳？Beiser 專注於整理線索，似乎認為大量引介鮮為人所知的作品和事件，足擴闊讀者的知識視野，重整讀者對當時的歷史認識，那就自然能讓讀者認同這些事件的重要性，其實只是被另一種宰制性的論述遮蔽，那麼上述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但事實上，相對他以前的著作如 *The Fate of Reason*，雖然同樣有不同的故事支線，但都是圍繞著同一個主題——理性的權威 (The authority of reason) ——發展的同心圓模式，(Beiser, 1987) 這本的書寫方式卻只對各個部分作蜻蜓點水的引介 (每個主題僅佔約 30 到 40 頁篇幅)，是以橫觀看來仔細，縱觀看卻讓人感覺不夠踏實。

² 感謝其中一位評審提及德語 Bildung 一詞的翻譯問題。評審認為「『作育』稍嫌脫離常見談 Bildung 的概念」，建議以「文化教養」代替。筆者認為這建議很好，能突顯 Bildung 一詞的文化意味。不過筆者更想以「作育」這個更具成長和行進意味的詞語，帶出育養文化的動態面向，以配合黑格爾的動態史觀。是以最後筆者把 Bildung 譯作「文化作育」，讀者明察。

³ 參見第一章“Gibt es überhaupt ein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hat es je einen ‘deutschen Geist’ gegeben?” (〈從根本說，有沒有一種德國哲學之歷史？並且曾否有一種「德國精神」？〉)

⁴ 來自拉丁文格言 ignoramus et ignorabimus，其意為「我們不知，亦將不知」。論爭焦點落於科學知識的界限問題，出於時任柏林大學校長的 Emil du Bois-Reymond 提出的「七個世界謎團」(The Seven World Riddles)。

一套學說的歷史命運，不能全然歸於偶然因素，我們總能找到某些原因，說明何以某些哲學能成為主流，某些則被忽略。而比這些「原因」更重要的，應是對這些既定「原因」或「理由」的挑戰和再追問。重新挖掘，讓某歷史敘述變得更豐富，當然很好，也是哲學史家義所當為，然而，追求完滿無遺的敘述，同樣也是不切實際，所以我們才需要綱領，串連起紛亂雜陳的事實。Beiser 以發掘失落的傳統為己任，對於志同道合的讀者而言，這本書當然對味，然而，若要讓讀者公平、恰當地了解當時的思潮，從另一角度而言，書名引來的期望或未盡相符，改稱為 1840 至 1900「被遺忘的傳統」或更為恰當。⁵

參、叔本華作為時代核心？尼采的角色？

縱觀全書，Beiser 明顯想論證叔本華思想才是該時代的核心。其論證方式，是通過不同線索所共同形成的指向，營造叔本華思想確是時代核心的共識，這從他把「悲觀主義論爭」放於最後，並投以最長篇幅可見一斑。然而，何以他在哲學史中被受忽略，似乎需要進一步論證原因，單單在引論中「指出」其他具主導性的史觀造成我們的閱讀偏見，論證力度並不足夠。這樣的解釋只是以結果當作「原因」，沒有解釋何以在歷史過程中，人們廣泛接受了這樣的述事的「理由」。另外，既然他的思想這麼重要，同時又與多種思想（如物質主義）和時代精神（哲學價值被質疑、奉科學為圭臬、人們渴求重尋價值指標等）糾纏一起，客觀上已算是顯學，何以能算作哲學史中「被忽略的一員」？有沒有內在於叔本

⁵ Beiser 明顯對「被遺忘的哲學家」有所偏好，從他為主要講者的講座標題「Marquette Graduate Philosophy Conference 2017: Forgotten Philosophers (and why we should remember them)」可見一斑。

華學說的原因，使這種忽略有某程度的「合理性」？又或者，有沒有其他可以在往後的歷史發展裡找到的因由？如果 Beiser 能補充這點，似乎更能說何以一方面叔本華的學說在大戰前後成為顯學、卻又被當時和現今的哲學史所忽略。

其次的疑問，就是何以尼采的角色被如此邊緣化？尼采思想和叔本華關係密切，直承悲觀主義精神，下開存在主義與生命哲學，可說是叔本華思想重要性的最大佐證。若要為叔本華的歷史位置平反，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則不提尼采實為錯著。全書只提及尼采之名約七次，大都無關痛癢，最重要已是有關 Dühring 的 *Der Werth des Lebens* 的影響（見第五章第四節）。(Beiser, 2014a: 4、7、8、89、173、160、184) 當然，尼采思想影響力的高峰或許超過本書設定的時間限制，但其主要著作都是出於作者設定的時段（從 1872 年出版的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 (1999b)，到晚期作品如寫於 1888 年的 *Ecce Homo* (1999c)，和同寫於 1888 年、於 1895 年出版的 *Der Antichrist* (1999a) 等），而且當中與悲觀主義論爭的承繼和升華關係密切，是以 Beiser 把尼采剔除實是難以理解，若有讀者期望他至少能說明忽略尼采的理由，相信亦在情理之中。

肆、被遺忘的女哲學家

最後值得一記，是文末附錄提及的「兩位被遺忘的女哲學家」Agnes Taubert 和 Olga Plümacher。作者以悲觀主義論辯 (pessimism controversy) 帶出兩者，有心讓讀者了解女性哲學家（見最後一章最後三節和附錄）的時代貢獻，用心固然良好。然而，他同樣未提出足夠的理由，何以她們「不應」被遺忘。Beiser 只簡單提到，一來悲觀主義辯論很大程度被哲學史家忽略，二來兩者皆不合一般人對女性知識分子積極投入進步運

動的刻板印象。(Beiser, 2014a: 218-219) 可是，書中集中描述 Agnes Taubert 以 Hartmann 妻子的身分，在其身故後擔起反擊批評其悲觀主義的重任，(Beiser, 2014a: 195、211、217) 這不禁讓讀者認為，她主要是以詮釋者而非具原創性的哲學家身分而留名，而當 Hartmann 的學說、甚至悲觀主義傳統從根本上已被遺忘，則她們被受忽視，可說是難以避免的連帶結果。

對於以上質疑，本書或未能提供確切的回應，但在 Beiser 計劃出版的另外幾本著作中，讀者或能找到答案。從學術角度而言，作者的素養無容置疑，本書豐富的資料和清晰的整理，能讓無論是否熟悉該段哲學史的讀者皆耳目一新。若讀者能自行把當中的細節，放到更大的歷史脈絡裡看——例如後期浪漫主義、反啟蒙的餘波，或是後來哲學的語言轉向、存在主義和現象學興起的前因等——相信會對此書有更正面的評價、獲益更多。

參考文獻

- Beiser, Frederick C. (1987). *The Fate of Reason: 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13). *Late German Idealism: Trendelenburg and Lotze* (1. ed.). Oxford u.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4a). *After Hegel: German Philosophy, 1840-19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14b). *The Genesis of Neo-Kantianism, 1796-18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6). *Weltschmerz: Pessimism in German Philosophy, 1860-1900* (1.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örster, Eckart. (2012). *Die 25 Jahre der Philosophie: Eine systematische Rekonstruktion*. Frankfurt, M: Vittorio Klosterman.
- Hösle, Vittorio (2013).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 Rückblick auf den deutschen Geist*. München: Beck.
- Löwith, Karl (1995). *Von Hegel zu Nietzsche: Der revolutionäre Bruch im Denk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Hamburg: Meiner.
- Nietzsche, Friedrich W. (1999a). *Der Antichrist*, KSA 6: 165-254.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Einzelbänden (KSA 1-15)* (Neuausgabe. ed.).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 (1999b).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KSA 1: 9-156.
- (1999c). *Ecce Homo*, KSA 6: 255-374.

Pinkard, Terry P. (2002). *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 The Legacy of Ide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